

●西杨庄

劳动之歌

五月啊，劳动者的节日，充满了劳动者的歌声。劳动者的号子把五月的阳光叫熟，金色的波浪起伏成五月的最美丽的风景。这墨绿与金黄、碱花与汗水铸造的神圣的节日，从劳动者古铜色脊背上滚落，凝聚成大地丰收的渴盼。

站在五月的首端，我们看到劳动者挥舞的手臂，如同阳光下跳跃的音符，打动了春睡的土地，惊起一层漫漫绿色，长城内外、黄河两岸，顿时响起劳动者的劲歌，回荡在亿万劳动者心中，回荡在蓝天白云之间，回荡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震落一树鸟声，在铺红叠彩的早晨，催开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花。

劳动者的歌声，是用劳动者的梦谱写的一曲曲蓝色雄壮、激荡人心的交响乐。

劳动者的歌声响彻五月的天空，那鸟语花香，那蓬勃着青春时光的青年人尽情欢笑，听春潮涌动，激情满怀，以夸父逐日的勇气去开创现代文明的辉煌。

这是幸福的劳动之歌，歌声赞颂着中华大家族的劳动之果。满眼的风景，在新时速飘飞的音符下，欢快地传唱着，迅速传向神州大地，带着北京的佳音，捎给忙碌的劳动者生活的希冀。所以，我们看到铁路工人站成了铁路两旁迎风欢笑的一棵棵护路卫士，令坚强的钢轨充满了诗情画意；所以，我们听到电业工人响彻云霄的劳动之歌，配合着一声声长鸣的汽笛在春天的轨迹里一路奔驰，永唱不衰；所以，我们收到了飘荡在蔚蓝色天空里的音符，那是一个个普通劳动者自高楼大厦的基石里不断唱响的丰硕果实的美丽建设之歌……

这是欢愉的劳动之歌，当布谷鸟的劲翅划过五月的门坎，红樱桃、黄杏子

甜透乡亲们的面颊，劳动的厂房因此而隆起新的高度。色彩与音响映衬，阳光与雨丝混合，锻打与淬火交融，以五千年文明为底色，给飞天和奔月涂上现代化的色泽！

这是雄浑激荡的劳动之歌，歌声越过城市的喧嚣，落在了万丈高楼之顶；劳动者的歌声越过了乡村，在现代化信息高速公路肆意狂飙；劳动者的歌声越过了高山流水，使浩瀚的荒原变成了万亩良田。响在车间，就迸发着钢花的四溅，冲击着机床的轰鸣；响在一线，就雕花着工人师傅隆起的肌肉，紫铜色的胸膛；响在校园，就烘托着知识的亮光，交流着书与人的智慧和梦想，将园丁的汗水，滋润着祖国花朵的芬芳……

这是充满信心的劳动之歌，沐浴着融融的阳光，在汗水务实的路基上寻道，跃动的思绪总爱穿越广袤的时空，看呼啸的长龙驱赶着荒凉与寂寞，心中的歌声经久不息。

哦，这劳动者的歌声啊，是世界上最美妙、最动人的音乐，唱起来风轻云淡，听起来山欢水笑。在楼外高楼，在亭外长亭，挽手并肩，更有那豪情万丈、血气方刚。劳动者的歌声拍打着逶迤漫长的海岸线，撞击着改革洪钟的旋律，扣动着时代的心弦，与共和国的强音共鸣。与和谐的社会共鸣，奏响了新时代与时俱进、着眼发展、催人奋进的科学发展的歌！

劳动，美丽了世界；劳动，美丽了人生；劳动，幸福着你我他。让我们手挽手、肩并肩，豪情万丈地唱一首劳动颂歌，为明天喝彩，为五月高歌！

“哟嗬——哟嗬——哟嗬”！听，五月在歌唱，劳动者在歌唱。



大观

劳动之歌
苗青 撰

●老铁

与海棠为伴

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春天的到来显得步履蹒跚，甚至有些沉重。但春天的棚门一打开，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公司苗圃里的西府海棠冬枯的虬枝上绿芽冒尖，红艳的花蕾缀满了枝条，一串串像是一盏盏小灯笼或者小官灯，粉红色花瓣以及新绿的小叶，同时在一棵树上大声地喧闹，色彩绚丽，透出一股股清香……

西府海棠是诸多的海棠花中唯一有香味的。清香扑鼻，总引来蜂蝶飞舞。据说，西府海棠最早繁衍在称作风水宝地的陕西宝鸡。宝鸡出土过国宝重器“何尊”，因而西府海棠也有一种先天的大家闺秀气质。苏轼的“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李清照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还有宋代李季的诗“几经夜雨香犹在，染尽胭脂画不成。”（《海棠花》）说的都是它。西府海棠的枝上花蕾饱满，就像小姑娘的眼睛，水灵、无邪。绽开的花瓣呈五瓣，外红内粉，比杏花红，比桃花粉，花蕊嫩黄，浓淡适中。微风微澜，花瓣颤动，阳光洒落满地。树上有花，地上有影，花动影

动，斑驳迷离。当年周总理居住中南海的西花厅，每到初春，廊前的海棠就轻轻摇曳，香气弥漫。周总理很喜欢海棠花。有一年远在日内瓦，夫人邓颖超特意剪了一枝海棠，小心翼翼地夹在书本里寄给他，并在信笺上写道：“我想，你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中间，看一眼海棠花，可能使你有些回味和得以休息，这样也是一种享受。”伟人已逝，但那海棠绽放，含风带露的情感，总让人萦绕于心。凑巧，我们公司的苗圃就坐落在敬爱的周总理家乡淮安市湖陵县，这里有“苏北小江南”之称。周总理故居离我们的苗圃很近，那里也有植有西府海棠的苗圃，每到春天让很多人慕名而来，驻足流连。

春日里与海棠为伴，是人生一种幸福之事。此刻，在我的面前，苗圃的工人们正沐浴在花的海洋里，紧张而愉快地劳作着，他们守护着一株株西府海棠，为培植西府海棠……施肥、除草、精心地呵护着。直至把西府海棠街道到全国很多很多的地方。公园、街道、庭院……我想，只要是西府海棠的地方，即便那海棠的花期短暂，但它绽出的也是一树繁花，造出的一个声势浩大的春天。

●叶延滨

面对动物像小学生一样的思考

蜗牛背着它的小房子，缓慢却自由地在世界上游走。人们却常常因为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趴在那里被人“按揭”，变成不会游历的蜗居者。

螃蟹永远在为对面的来者让路，举着两把大爪子，就像公民面对警察举起双手表示没有歹意。然而人们对这个谦谦君子却有另外的解释：横不讲理地举着凶器到处横行霸道。弱者得恶名，总有原因，因为秋日的蟹肉实在美味，食之有味，还要食之有理。

和平鸽被叫和平鸽，因为它们经常在广场上漫步，一定是平时时期，没有枪声的惊吓，它们才会在空旷的广场上，悠闲地陪坐在长椅上读书的老人。现在老人不坐在长椅上看书，而是在广场上像鸽子一样的起舞。鸽子对这样的广场不知所措，飞得远远地如避战火。西式的和平方式，遇到了东方的和平气象。在东方的史书上，这种和平气象有专用词：歌舞升平。

在我赶着毛驴去山那边的小煤窑驮煤的知青岁月。崎岖的山道上，我有一个诗人的梦想。今天在我坐上安静平稳的高铁，望着窗外青山，我觉得如果再骑上毛驴在青山

●刘云花

故乡的鹤井

迁住小城，家便成了故乡。故乡总是缭乱心思。时光匆匆无痕，沧桑了故乡的岁月世事。望着窗外寒风带雨，竟然想起老家的那口鹤井。

鹤井就卧村庄的农田中间，面积约二十多平米。井水甘甜清澈，如气候逆行，且反差极大。已记不起多少年，双手再触碰过鹤井水，蓦然忆起，余温犹存！

关于鹤井，有个美丽传说：故乡相邻的天鹅村庄，有座小山丘，名“天鹅孵蛋”（俗语天鹅蛋）。某年，山中一对白鹤惊飞，其中一只被误伤，飞到田中，因体力不支，就此落下，尔后化成鹤井；另一只飞至鹤井以东，约一里多地，回望不见同伴，停立等候，不久化作一座小山，山形似鹤，双翅展开。

曾有人说，看见一只鹤子，常来井边喝水，觅食，逗留很久。当我发现家谱中确实有“飞鹤饮泉”的历史记载时，瞬间感到几分神秘：凡尘世事，一切真的皆有来由。

冬天的水，如老虎的嘴，令人惧怕。其实惧怕的是女人们，洗衣洗

菜怎躲得过水？这时候田畈中心的那口鹤井，就显得不平常了，它冒着热气，远看烟雾轻弥，近探水温不寒。吸引这村那庄妇女们，挑的挑，拎的拎，赶来围在井边。石埠子经年搓洗，光滑如玉，已没了糙劲。水质不会因洗的人多而浑浊，水面看似平静，实则见底泉眼涌动。一侧缺口水流，汇入沟渠，常换水质清澈新鲜。

鹤井历冬有冬的魅力，春有春的味道，当繁花小草争宠之时，鹤井就像被大自然藏了个绿色项链。春风好事，鼓动井边一小块水草疯长，碧水清悠悠的托着条条绿丝，随着漂洗衣服的水浪，荡着秋千。水面柔软无度，宛若绸缎，微浪层层叠叠，闪着磷光，若稍有停歇，便成了哈哈镜。

鹤井历年不涝不干，像位端庄稳重的老妇人，它成了女人们心中一口宝井。她们每天把鹤井当作集合场所，边洗衣，边家长里短，聊天说笑声，与那冬日里升腾的热气，揉在一起，也揉进了那个年代里。

千百年来，鹤井与小山就这样“脉脉含情”的两两相望。一只居高

守望鹤井，天荒地老，不变情怀；一只卧在农田间，不舍离去，用源源不断的清泉，滋润良田，用温暖善待人间，闪烁着无边的母性光辉。

有人说白鹤寓意好，给村庄带来了幸运。那年，村里请来木匠师傅，开起了面坊，常常从鹤井取水洗面，四个徒弟悟性好，不久便成了师傅。磨房里直径一米多的大石磨子，被两人推着一个劲地跑，人工脚踩筛粉，叫打楞棍，哐当哐当的，很节奏地敲打着时光。

老人们常说，是鹤井的水滋润着村庄。那时过境，鹤井依然，却没有了曾经的人来人往，笑语相随；农田依旧，却少了农夫日出而作，耕牛鸣叫；机械化替代了人工农具，城镇化建设使农村人口逐步进入城镇。温暖的鹤井，因此显得有些清瘦单薄，它像完成使命，卸下重担的老人，安详地坐在那里，守着它的田地，守着它的村庄，守着那个口口相传的美丽故事。

在我的脑海里，烙印在我的心灵中。乡亲们还赋予鹤井一个雅致的称谓：“粮筐。”很显然，这仍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而命名的。稻子收回家，有谷场可供晾干，棉花捡回来，有竹帘可供晾晒，已经定格在过去的印象里，如今的乡下，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小孩，哪里还能见到端着红筐罗款款走来的姑娘大嫂、婆姨媳妇呢？

母亲曾经也是这场景中活跃的一员，不过她使用红筐最多的时候，是在晚稻全部收割之后。这个时节，田里已没什么农活，闲不住的母亲便偕以继日，开始为我们赶制冬衣，做过年用的新鞋。尤其是在北风呼啸的冬夜，我们坐在暖暖的火桶上，或写作业，或乱翻书，母亲则在一旁督促着我们学习，手中却并不闲着，她时不时在红筐箩中翻找着，找她的针线，找她的顶针，找她的碎布，找她的剪刀……夜深人静，我们有时从酣睡中醒来，看见母亲依然端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缝新衣、补棉袄、纳鞋底、绣荷包……昏黄的灯光映照着她脸庞，是那么的专注，那么的温暖，这份深深的爱意，怎能让人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那首《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草心，报得三春晖。”尽管那时候我们没有真切地体会到母爱有多伟大，但是这幅《寒夜挑灯夜织图》，犹如丹青高手的鸿篇巨制，将永远镌刻

在我的脑海里，烙印在我的心灵中。乡亲们还赋予鹤井一个雅致的称谓：“粮筐。”很显然，这仍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而命名的。稻子收回家，有谷场可供晾干，棉花捡回来，有竹帘可供晾晒，已经定格在过去的印象里，如今的乡下，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小孩，哪里还能见到端着红筐罗款款走来的姑娘大嫂、婆姨媳妇呢？

母亲曾经也是这场景中活跃的一员，不过她使用红筐最多的时候，是在晚稻全部收割之后。这个时节，田里已没什么农活，闲不住的母亲便偕以继日，开始为我们赶制冬衣，做过年用的新鞋。尤其是在北风呼啸的冬夜，我们坐在暖暖的火桶上，或写作业，或乱翻书，母亲则在一旁督促着我们学习，手中却并不闲着，她时不时在红筐箩中翻找着，找她的针线，找她的顶针，找她的碎布，找她的剪刀……夜深人静，我们有时从酣睡中醒来，看见母亲依然端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缝新衣、补棉袄、纳鞋底、绣荷包……昏黄的灯光映照着她脸庞，是那么的专注，那么的温暖，这份深深的爱意，怎能让人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那首《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草心，报得三春晖。”尽管那时候我们没有真切地体会到母爱有多伟大，但是这幅《寒夜挑灯夜织图》，犹如丹青高手的鸿篇巨制，将永远镌刻

在我的脑海里，烙印在我的心灵中。乡亲们还赋予鹤井一个雅致的称谓：“粮筐。”很显然，这仍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而命名的。稻子收回家，有谷场可供晾干，棉花捡回来，有竹帘可供晾晒，已经定格在过去的印象里，如今的乡下，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小孩，哪里还能见到端着红筐罗款款走来的姑娘大嫂、婆姨媳妇呢？

母亲曾经也是这场景中活跃的一员，不过她使用红筐最多的时候，是在晚稻全部收割之后。这个时节，田里已没什么农活，闲不住的母亲便偕以继日，开始为我们赶制冬衣，做过年用的新鞋。尤其是在北风呼啸的冬夜，我们坐在暖暖的火桶上，或写作业，或乱翻书，母亲则在一旁督促着我们学习，手中却并不闲着，她时不时在红筐箩中翻找着，找她的针线，找她的顶针，找她的碎布，找她的剪刀……夜深人静，我们有时从酣睡中醒来，看见母亲依然端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缝新衣、补棉袄、纳鞋底、绣荷包……昏黄的灯光映照着她脸庞，是那么的专注，那么的温暖，这份深深的爱意，怎能让人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那首《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草心，报得三春晖。”尽管那时候我们没有真切地体会到母爱有多伟大，但是这幅《寒夜挑灯夜织图》，犹如丹青高手的鸿篇巨制，将永远镌刻

在我的脑海里，烙印在我的心灵中。乡亲们还赋予鹤井一个雅致的称谓：“粮筐。”很显然，这仍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而命名的。稻子收回家，有谷场可供晾干，棉花捡回来，有竹帘可供晾晒，已经定格在过去的印象里，如今的乡下，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小孩，哪里还能见到端着红筐罗款款走来的姑娘大嫂、婆姨媳妇呢？

母亲曾经也是这场景中活跃的一员，不过她使用红筐最多的时候，是在晚稻全部收割之后。这个时节，田里已没什么农活，闲不住的母亲便偕以继日，开始为我们赶制冬衣，做过年用的新鞋。尤其是在北风呼啸的冬夜，我们坐在暖暖的火桶上，或写作业，或乱翻书，母亲则在一旁督促着我们学习，手中却并不闲着，她时不时在红筐箩中翻找着，找她的针线，找她的顶针，找她的碎布，找她的剪刀……夜深人静，我们有时从酣睡中醒来，看见母亲依然端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缝新衣、补棉袄、纳鞋底、绣荷包……昏黄的灯光映照着她脸庞，是那么的专注，那么的温暖，这份深深的爱意，怎能让人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那首《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草心，报得三春晖。”尽管那时候我们没有真切地体会到母爱有多伟大，但是这幅《寒夜挑灯夜织图》，犹如丹青高手的鸿篇巨制，将永远镌刻

在我的脑海里，烙印在我的心灵中。乡亲们还赋予鹤井一个雅致的称谓：“粮筐。”很显然，这仍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而命名的。稻子收回家，有谷场可供晾干，棉花捡回来，有竹帘可供晾晒，已经定格在过去的印象里，如今的乡下，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小孩，哪里还能见到端着红筐罗款款走来的姑娘大嫂、婆姨媳妇呢？

母亲曾经也是这场景中活跃的一员，不过她使用红筐最多的时候，是在晚稻全部收割之后。这个时节，田里已没什么农活，闲不住的母亲便偕以继日，开始为我们赶制冬衣，做过年用的新鞋。尤其是在北风呼啸的冬夜，我们坐在暖暖的火桶上，或写作业，或乱翻书，母亲则在一旁督促着我们学习，手中却并不闲着，她时不时在红筐箩中翻找着，找她的针线，找她的顶针，找她的碎布，找她的剪刀……夜深人静，我们有时从酣睡中醒来，看见母亲依然端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缝新衣、补棉袄、纳鞋底、绣荷包……昏黄的灯光映照着她脸庞，是那么的专注，那么的温暖，这份深深的爱意，怎能让人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那首《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草心，报得三春晖。”尽管那时候我们没有真切地体会到母爱有多伟大，但是这幅《寒夜挑灯夜织图》，犹如丹青高手的鸿篇巨制，将永远镌刻

●杨勤华

茶趣

善于品茶的人古往今来大有人在，北宋时候的苏东坡和王安石就都是品茶高手，苏东坡对品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品茶的最高心境是“静中无求，虚中不留。”对茶友和茶具有着很高的要求，怎见得呢？不妨看一看他的《扬州石塔试茶》，其中有两句诗即体现了他的品味：“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坐在一起品茶的朋友都是自己喜好的有情趣的人，那茶器和品茶之人也应该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由此，足可见苏东坡不愧为品茶达人。然而，毕竟茶友和茶具对于品茶者来说是感觉和品位，喝茶者关键还是要能品出茶中妙味，在这方面，苏东坡较之王安石，又略逊一筹。相传，王安石听说苏东坡假父丧期满，要顺江而下返京复职，便捎信让他带点长江中峡瞿塘的水回来泡茶，苏东坡自然不肯推辞，但却被一路景色所吸引而忘返，却忘记了王安石的托付，待到下峡时陡然想起，便取了一瓮水带回交差，哪知，王安石用此水泡茶，喝罢对苏东坡道：“这分明是下峡之水嘛。”苏东坡见被识破，老实承认，却又自嘲是茶中高手，怎么就不能品出其中奥秘呢，便虚心请教：“怎么看出来的？”王安石捻着胡须道：“品出来的！上峡水性太急，下峡水性太缓，惟有中峡的水，缓急相半，水性中和；此水煮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方才见茶色迟迟未现，故知必为下峡之水。”一番话说得苏东坡心服口服。

喝茶关键还是在品，不管好茶次茶，要有一个好的心境，有时候还要有一个好的机缘，如此，品茶才有妙趣。刚来矿上班时，我所居住的单身职工宿舍附近住着一位老人，没事时，我喜欢到老人屋里图个清静。老人挺和善，熟悉后，他常邀我去他的房里品茶，点上一根檀木放置香炉里，然后我俩坐在窗下品茶。那茶是老人从湖北带来的，据说是庐山脚下的茶，说不上是什么好茶，味道清淡且有一丝苦涩，但是，在初冬的黄昏，身在清静的房里，手捧着一杯暖茶，一抹淡淡的夕阳穿窗而入，将室内染成玄妙的金色，此时此刻，我陡然涌起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再看坐在对面的老人，他一脸平静地眯着眼睛看着我，我不由地将杯子送到嘴边又喝了一口茶，那茶便有了丝丝甜甜的味道，就像夕阳的光亮一般，将我的身心浸润得通透温暖。至今，每每回想起来，都有一种美妙的感觉。

去年春天去上海，几位作家朋友邀我一聚，一位安庆籍在上海工作的深谙茶艺的朋友，特地带了茶和茶具赶来，他点上一根檀香，用非常娴熟而又非常精致的手法给我们泡制了三种价格不菲的名茶，其中有红茶，绿茶，还有普洱茶。每泡制一杯茶时，朋友都会双手捧茶，一一送到每个人的手上，让我们慢慢地品一口，然后问“味道如何？”那品茶的杯子只能称“盅”，比酒杯大不了多少，不消一口就能将杯里的茶喝掉，我只能浅浅地尝一口，在舌尖上细细地品味着，那茶味一丝丝地弥散开来，让舌尖发出一阵阵轻微得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得到的颤动，使人的神情总是为之一振——三种茶，三种不一样的品味，给人三种不同的享受。我和妻子都是第一次这么品茶，既感觉新鲜，又有神圣感。而这样的氛围更有一种人间的亲切和亲和——尽管我还算不得文人，不过，这次品茶让我对茶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向往。

对于爱茶的人来说，喝茶是一件舒怡享受的事情，闲暇时，找一优雅所在，寻三两个朋友在一起品茶，不失为情趣。宋朝诗人杜耒有一首诗：“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真正的以茶代酒，还有一窗的月色，且有梅花暗香来袭，这样的夜间品茶，真的很美，令人神往。

总觉得文人之间的情谊是很文学的，大家交往虽简单却很有人情味，有时候还能弄出一些让人感动或很有收获的情调来。前不久，一位朋友得了一盒好茶，便打电话给我说要这些与我分享，我不好意思，朋友就批评我说“你好茶好酒岂能独享，分享既给了你快乐，我自己也快乐嘛。”每每想起这些朋友，总觉得他们也像不同的好茶，让我品出了他们的美好和真诚。



巴人随笔